

十六世纪英国简史

施脱克马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六世紀英國簡史

施脫克馬尔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編譯室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В. В. ШТОКМАР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И
XVI ВЕ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7

本書根据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本譯出

十 六 世 紀 英 国 歷 史

施脫克馬爾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編譯室譯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 銅興路 54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1 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6 9/16 字數 133,000

1958年12月第 1 版

1958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統一書號： 11074·165

定 价：(八) 0.54 元

封面設計： 赵 晴

上 海 新 华 印 訂

內 容 提 要

本書闡述十六世紀下半叶的英國史實。全書共分四章。第一章闡述圈地運動，作者以豐富的材料、生動地描繪出當時英國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如何趨於崩潰，新的資本主義的土地私有制如何逐步形成並鞏固起來。第二章敘述倫敦，作者首先通過分析當時倫敦市民成分的變化，描繪出英國資產階級萌芽的過程，其次，作者又闡述了都鐸王朝伊麗莎白宮廷如何為建立一個馴服的國家機器而進行鬥爭，但始終未能達到目的。第三章敘述英國如何通過海盜活動，打垮了西班牙，爭奪了海上霸權。第四章闡述清教徒與英國工教會的鬥爭，作者以生動的事實揭露了十六世紀下半叶英國的宗教鬥爭，實質上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階級鬥爭，即新興資產階級與反動封建勢力之間的鬥爭。本書的缺點是某些地方敘述過于瑣細，分析批判不夠。

目 录

序言.....	1
一 农业的英国.....	3
二 倫敦.....	53
三 与西班牙爭夺海上霸权.....	102
四 清教徒及其为建立新的教会組織而斗争.....	146

序　　言

这本“十六世紀英國簡史”是叙述十六世紀下半叶的英國史实，它的問世，是由于社会上迫切需要有一本通俗讀物来介紹这一时期。革命前的俄国以及苏維埃时代的史学研究，对英国农业史和英国人民运动史（特別是十六世紀上半叶）曾予以很大的注意（如薩文，謝苗諾夫），但对十六世紀下半叶，其中如政治史、工业史、商业史、生活史，则在苏維埃文献中既找不到专门著作，更談不到科学的通俗讀物。

同时，教師和学生（姑且不談广大的讀者），都迫切希望有一本闡述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國史著作。

作者选择“簡史”这个名称，是由这样一种意图所决定的，这就是他只想說明一些过去叙述得最少、但又是广大讀者最感兴趣的問題。

因此，簡史的第一章簡單評述当时英國人民群众所处的地位，同时把英國历史学家对十六世紀下半叶紳士、貴族、自耕农的发展的研究成果作一个概括的介紹。近几年来，这两件工作的總結在苏联通俗历史讀物中还没有得到反映。

在簡史的第二章中，作者企图对伊丽莎白时代的倫敦作一些描繪，而且特別注意分析倫敦市民的成分。这一章自然又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倫敦的市民，第二部分評述都鐸王朝伊丽莎白的宮廷。

簡史的第三章是要讓讀者知道英國商人和航海家怎样，并以什么方法和西班牙展开了海上航線的争夺。

簡史的第四章試圖把俄羅斯讀者知道最少而同时却又是非常重要的早期清教运动問題加以闡述，这个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借此可以了解英國資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发展。

作者決不想全面地或詳尽无遗地来闡明問題，这本簡史只想根据一些历史文献对上述时代生活的几个方面作一些通俗簡明的叙述。

引用哈利逊的“英國志”，司杜的“倫敦觀察記”，伊丽莎白女王的書札以及一些清教运动的史料等等，只純粹为了引証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使叙述更加生动，使讀者对这个最有趣味的时代具有更明确的概念。

本書作者始終抱着两个目的：一方面要向广大讀者明确指出，作者在历史科学这一領域中作了些什么，文字力求简单明了，但亦避免过分地簡化，尽可能地保存主要的东西，同时又不怕对某些个别問題作詳尽的叙述（例如清教运动这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尽可能把十六世紀下半叶的英國介紹得具体而生动。

作 者

— 农业的英国。①

在十六世紀的时候，一个从大陆来的旅行家对英国的景物一定会感觉惊奇，因为那里有封建农村所不易見到的和足以証明英国經濟起了巨大变化的种种特征。十六世紀的旅行者都把英国描绘成一个綠蔭如盖的国家。那儿的道路貫穿在許許多的牧場和丛林之間，有些旅行家的肤淺的描写还指出了英国这样一些特征：田野四周圍以重重叠叠的灌木篱，“树林里和用篱笆圍着的园地里有很多的野禽，在有篱或无篱的田野里有很多家兔”。②

牧羊业急剧发展是当时英国經濟的特征。

-
- ① 十六世紀的英国农村是很多巨著所研究的对象，俄国革命前历史著作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問題是宗教財产国有和圈地运动（薩文）。苏維埃时代的著作对其进行研究的是圈地运动、血腥法案和人民运动（謝苗諾夫）。同时，近几年来国外的历史科学也正在研究自耕农、紳士、地主等問題。这些研究所肯定的材料在苏联讀者面前还没有任何人以通俗的形式來叙述过。本書的目的首先要简单地叙述英国农村被剥夺了土地的广大人民的处境，特别是在当时正作为农业英国特征的資本主义工場工人的处境；其次是根据一些材料通俗地叙述一些国外历史著作中有关自耕农、紳士和地主地位的論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特列伏尔·罗別尔論紳士地位的意見（“1540—1640年的紳士”，宗教历史文献补充資料，第1卷，倫敦、紐約，1953年版），这是作者根本不同意的，不过在这本書里沒有提出反駁。

② 哈利逊：“英國志”（菲尼威尔 1908 年版），第 81 頁，附录Ⅱ。

根据当时旅行家們的記載，英國的土壤是肥沃的。國內有成群的牲畜，就畜牧和耕种來說，农民还是比较喜欢畜牧的。因此全國約有 $1/3$ 的土地用作牧場而不耕种。在英國有很多的馬，有为数极多的猪（要比其他国家的肥大得多）。但特別触目的則是多得不可數計的羊群。有一位旅行家这样写道：“英国有健壯的公牛和母牛，它們有巨大的角，矮小而笨重的軀体，全身大部分是黑色。各处羊群之多簡直惊人，这些羊可以自己吃草过冬、过夏而不需要人放牧，只是在下雪或严寒的日子才被赶到院子里去……”^①

旅行家們又說到英国有丰富的蛇麻草、蔬菜、苹果、梨子、杏子、櫻桃，可是沒有葡萄，虽說在任何饭店里都能买到葡萄酒。

在谷物方面，旅行家們举出了小麦、黑麦、大麦、燕麦，以及大豆。全国各地的面包都是用杂粮烤成的，而貴族吃的面包則是用本地小麦制成的。在英國即使遇上丰年，粮食仍然很貴，穷人只好吃一种由大豆、蚕豆、燕麦、豌豆等做成的“馬料面包”。

当时英國人的社会成分和职业的性質也同样地証明了英國已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十六世紀下半叶，英國約有400万人口，其中有 $4/5$ 的居民住在农村。十六世紀的英國史学家哈利逊在其“英國志”一書中，把全国居民分成四个等級：紳士、市民、自耕农和手工业者或工人。

紳士是直接支持国王的高等阶层，其中包括有称号的貴

① 哈利逊：“英國志”。

族(王子、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統稱為貴族)以及普通的騎士和大地主。通常拥有一定財产資格的人就可以上升到騎士的地位。凡一年收入有 40 鎊的自由土地所有者和独立农民一定要取得騎士的称号,否則就要受到罰款的威胁。許多紳士因拒絕升入騎士之列而受到罰款。属于紳士之列的大地主原来是男爵和騎士的侍从,后来变成了地主。任何不靠劳动生活而能买到貴族称号和徽章的人都可以称为紳士。紳士阶层——从极显貴的公爵到普通的乡紳——都占有土地,这种土地在形式上是以国王的名义“占有的”。

根据哈利逊的說法,第二个阶层是市民,他認為这般市民在領地上是不起多大作用的。不过應該指出英國商人所具有的—种特性。哈利逊特別強調指出,商人和紳士的地位經常轉換,商人时常变成紳士、紳士时常变成商人。

哈利逊所列举的第三个阶层是自耕农,这些人在他的笔下是作为典型的資本主义租地农場主①出現的。哈利逊說,他們是一种自由的英國人,每年的收入不少于 6 鎊,通常他們从紳士手里租得农場,在农場上劳动,牧羊,到各处赶集,他們还拥有仆从,不过这些仆从与貴族的仆从不同,是做工的,而不是吃閑飯的。这些人发了財,就讓子女受教育,或者把錢留給子女,使得他們能够成为紳士。

哈利逊說,这些租地农場主的生活过得很好,通常他們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儲蓄。他們有很多家畜,有很好的家俱、

① 在馬克思主義历史文献中,“自耕农”这一术语是指十六世紀英國所有未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其中又以資本主义租地农場主为上层人物。

器皿，有三、四床鴨絨被，有地毯，銀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湯匙。可是当租地农場主重新訂立租約的时候，領主就千方百計地把他搞得精光（弄光他所有的錢就象“剃头师傅刮光一个人的下巴一样”）。

属于第四阶层的是从事农业的零工，以及一些不能自由占有土地而只能根据契約有条件地租用土地的人，他們的契約副本保存在地主（領主）的法庭里，这些人是公簿持有农。哈利逊把手工业者和工場工人也列入这个阶层。談到第四个阶层时，哈利逊認為必须指出英国人是没有奴隶和农奴的。他說他的国家由于上帝的特殊仁慈和英王陛下的寬洪大量，所以有一項特許恩典：“一个奴隶或一个农奴从别的国家到我們这里来时，他可以跟他的主人一样自由，一切奴隶出身的烙印都可以从他身上去掉”。但是，根据这位哈利逊的說法，这个第四阶层在管理国家方面是不起作用的。有时候这一阶层的某些代表人物也在乡下担任一些职务。属于第四阶层的还有貴族的那些无所事事的仆从（用作者的話說：“年青当仆人，年老当游民，当差不是鐵飯碗”）、流浪人、乞丐和强盜。英国人民中的基本群众就是这第四等人。

哈利逊的“英國志”證明，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农村是处在由中世紀过渡到新型經濟的阶段，农奴制事实上已經不存在，但那些依据公簿持有的財产却保存了农奴制的許多特点。十五世紀最后二十年是农业轉变的开始，是英国农村旧的封建关系彻底崩溃的开始。

馬克思指出，十六世紀英国的原始积累过程是很典型的，生产資料、土地都集中在領主手里，这就意味着剥夺农民、把

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这些被强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整批地轉化为乞丐、盜賊、浪人……”。①

十六世紀时，被剥夺了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大批后备人力，充斥在英国的道路上，准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些飢餓的人群，陷于絕望之中，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十六世紀圈地运动时期人民群众受苦受难的情景，在著名的英国人文主义者湯姆斯·摩尔的名著“烏托邦”一書里作了鮮明的描繪。他写道：“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乃至可怜的抱着乳儿的母亲，一律无赦免地被迫离开家园。他們缺乏生活資料，但多的是人口……无处安身……他們是仓卒間被迫离开，不得不贱价变卖財物，当他們一文莫名而彷徨流离不知所措的时候，怎能不去铤而走險，若是淪为盜賊，那就会在一切法律形式下遭受絞刑。”②

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是英国流浪人和乞丐的基本队伍。这对当时的人來說，也是完全无可爭辯的事实。这一点，湯姆斯·摩尔在十六世紀初就說过。后来 1597 年法兰西斯·培根在国会演說时，曾說这种状况就是流浪和貧困現象扩大的主要原因。从土地上被驅逐出来的农民成了英国道路上流浪人群的主要核心，他們的队伍因教会財产被收归国有和封建領主的侍从被解散而更为扩大。

在这方面，看一看哈利逊的証明是很有意思的。他写道，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28 頁。

② 湯姆斯·摩尔的一本論述国家最优良的体制和新的烏托邦島的好書，非常有趣而且有益。科学院出版社 1935 年版，第 60 頁。

貴族們变成了牧羊主、肉商，經營羊毛和木材的买卖，奠定了手工工場的基础。他們发财致富，把国内的錢財都攫取到自己的手里，而农民却破产了，变成了乞丐和流浪人。哈利逊說：“在欧洲沒有一个国家沒有穷人，但在我們英國，穷人是太多了，他們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无劳动力的穷人，如孤儿、老人、殘廢以及痼疾者；第二类是遭遇不幸事件而变成穷人的，如受伤的兵士和破产的房主和地主，——这一类人数特別多；第三类是那些放蕩成性、不可救药的穷人，如流浪人、騙子、娼妓、叛乱者”。我們可以看出哈利逊本人是如何強調第二类人的数量，根据他的說法，穷人在全国通衢大道上流浪，夏天露宿街头，冬天就在树林里躲避风寒。

流浪現象无疑地是很普遍的，但可惜我們只有关于流浪者人数的間接材料，仅就伊丽莎白时代的倫敦一地來說，通常都有 5 万以上的流浪者（当时倫敦約有 20 万居民）。沒有栖身之所，沒有工作，沒有面包吃的流浪者和乞丐对都鐸王朝說来，帶有极大的危險性；他們是一种可怕的征兆，象征着类似窩特·泰勒那样的人民起义事件可能重演；他們是十六世紀导致人民騷动的有力因素。1536 年的人民騷动，1549 年諾福克郡的凱特起义，60 年代初期的不安形势，1569—1570 年諾福克郡人民和北方天主教徒掀起的广泛起义的威胁，最后是 1596—1597 年的事件，这一切都証明了都鐸王朝时代英國紳士和資產阶级是在剧烈的社会震蕩的恐怖之下，在經常存在的起义威胁之下生活着。

镇压人民运动，保护有产阶级的安宁和自由剥削，这种阶级国家的社会本质，在十六世紀都鐸王朝的专制政体中特別

明显地表現出来。飢餓的人群隨時准备起义，或隨時准备与任何反抗王朝的人們結合在一起，这对都鐸王朝是一股巨大的危險勢力，所以都鐸王朝一直与这些飢餓的人群作斗争，頒布了統治这些被剥夺者的彻头彻尾的血腥法案。“今日工人阶级的祖宗，曾因迫不得已变为浪人和待救恤的貧民，而蒙受惩罚。”①

在英國为了惩治被剥夺者而頒布法律是开始于亨利七世时代。1495年所頒布的法律在开始时，政府只是把流浪者和乞丐套上足枷，不給面包吃，不給水喝，惩处三天三夜。惩治乞丐的权限属于地方当局，即属于郡长、市长、警官以及其他的人等。沒有劳动力的乞丐指定要居住在他最近所住的地区，不許跑出这个地区去行乞。后来亨利七世稍微減輕了对他们的刑罰，規定流浪者带枷不得超过一昼夜。

亨利八世治下1530年的法律規定，凡年老和沒有劳动能力的乞丐，可以持乞食特許証行乞；对有劳动力的乞丐則給与鞭打和监禁，然后要他們发誓回家乡从事劳动，但並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帮助他們。1536年的法律規定，沒有証件的乞丐要加以鞭笞或者給套上三昼夜的足枷，有劳动力的流浪者則根据保安官的判决，要在最近一个赶集日押着游行全城，而且还要被打得血肉模糊，并发誓一定回乡从事劳动。

1536年的法律規定，凡第二次被捕的流浪者要重新受到惩罚而且要割掉半只耳朵，流浪者如果第三次被捉到，那就要处以死刑。1536年的法律第一次試圖用对有能力作工的乞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8頁。

丐付工資的办法來防止流浪現象和乞討現象的擴大。1536年的法律規定，神甫必須募款救濟乞丐，條文中又指出，市長、管事、警官以及其他城市官員和教會職員應當為乞丐找工作。

愛德華六世治下的初期，諾福克郡凱特起義的前夕，流浪人數達到驚人的程度，以至政府當局不得不採取斷然的措施。同時英王還組織了一個24人的專門委員會來研究乞丐問題。這個委員會把乞丐分成不同的幾類並決定設置下列各機構：1)為第一類乞丐開設“賤民”救濟院，為兒童开办學校；2)在薩脫伐克設立聖·富馬救濟院，在西斯密特菲尔德設立聖·瓦爾佛羅米耶救濟院(容納200人)；3)為第三類乞丐開設的改造所——有些象強迫勞動的監獄。委員會還為破了產的房主規定了必需的救濟款項，但是防止流浪的最基本的方法還是跟以前一樣使用鞭子。

諾福克郡凱特起義的前夕，國內情況緊張到極點，以至1536年的法律顯得過分軟弱無力，所以在1547年愛德華六世時代又頒布了新法律。新法律宣布1536年的條款無效。新法律以“虛偽的同情心”宣稱“懶惰的”流浪者很少受到鞭笞，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被處絞刑。因此，從今以後，在他們的胸上應該打一個V^①字烙印，他們本人則給一個殷實鄰居當兩年奴隸。新的主人只要給他們面包、水和殘肉，足以支持他們做工就行了。這種私人奴隸應該在頸上、腕上、腿上帶上一個鐵環。如果流浪者找不到願意收容他做奴隸的人，那麼這個流浪者就要送到城里或教區，用鏈子系在路上或橋梁上作工。如

① “V”是“Vagabond”(流浪者)的第一字母。

果他拒絕做工，那就在他額角上或者在臉上打上一个“S”^①字烙印，并罰他終身為奴隸。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不願意工作，那就應該絞死。這個法律的空前殘酷程度在中世紀歷史中是再沒有可與之比拟的了。

法律條文還規定如果被監禁的乞丐做工賺了錢，或是承繼到一份財產，那他就可以得到自由。這一點是特別有趣的，因為它特別顯明地表現了懲治流浪者和乞丐法的階級本質，說明了流浪者和乞丐的罪行就是因為貧窮，如果他們一旦變成富有，一旦有了什麼財產，那他們就不再會威脅到有產階級的社會治安，就不再是罪犯，國家對他們也就沒有任何強求。

1547年的法律條文中有好幾款是涉及兒童的。條文中命令市政和教區官員、警官、保安官將5歲到13歲的乞丐兒童都征集攏來，不顧他們的父母的意愿而把他們送去種田或學手艺，使他們將來能就業，並宣稱（只不過是宣稱！）供給衣服。只要注意到法律規定凡不服從的兒童要用鞭子懲罰，那就不難想像兒童的命運是如何了。最後，條文中還指令每逢星期日要為窮人募捐。

愛德華六世在位的最後几年，關於救貧法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減輕，相反地，由於害怕再發生象諾福克郡凱特那樣的人民起義，並且看到這些成群的造反的流浪者和乞丐隨時在準備進攻，政府就加強了懲罰並施行1547年的法律條款。直到1550年恢復了1536年的法律後，其殘酷的程度才略有減輕。

① “S”是“Slave”（奴隸）的第一字母。

在都鐸王朝的亨利八世，愛德華六世以及瑪利女王時代，國家政權機構從純粹的警察觀點，都會着手實行濟貧制度。這與過去幾百年的中世紀的情況比起來有原則上的差別。

1547年倫敦開始第一次為窮人募款，而於1552年要稅吏“溫和地商請”人家付款。但這些企圖同樣沒有多大效果，因為強迫為窮人捐款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此外，收集來的款項即使按規定的用途來使用，也未必能滿足日益增長的救濟需要。國家不得不承認窮困現象是不可避免的。都鐸王朝的瑪利女王在法律中規定了准許持有特別許可証者行乞。

直到1563年才對不願繳納救貧稅的人採取了較嚴的措施，但這時只是把拒絕納稅的人傳到最近的法院受保安官審訊而已。伊麗莎白的法律則為救濟乞丐打下了強制捐款的基礎。

伊麗莎白治下1572年的法律規定凡年在14歲以上沒有領得乞食証的乞丐，第一次被捕時要受到鞭笞，並要打上烙印；第二次被捕時就要宣布為叛國犯；第三次被捕時就毫不容情地處以死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捕時，如果有人願意服役使他們兩年，那就可以得到寬赦。同時，法律又規定乞丐年老和殘廢應該有一個安身的地方，而其他有勞動力的人則應該勞動——做工。在城區和教區都有專門收救貧稅的稅吏。保安官可以使用部分稅款買土地，建工場。進到工場去的人一定要在體罰的威脅下完成他應做的工作。

1576年的法律要保安官在各個城市和小市鎮采購並貯存各種工作所必須的物資，如羊毛、大麻、亞麻、鐵等。這些儲備物資由稅吏和監督官保存，並分配給無產者去進行勞動。法